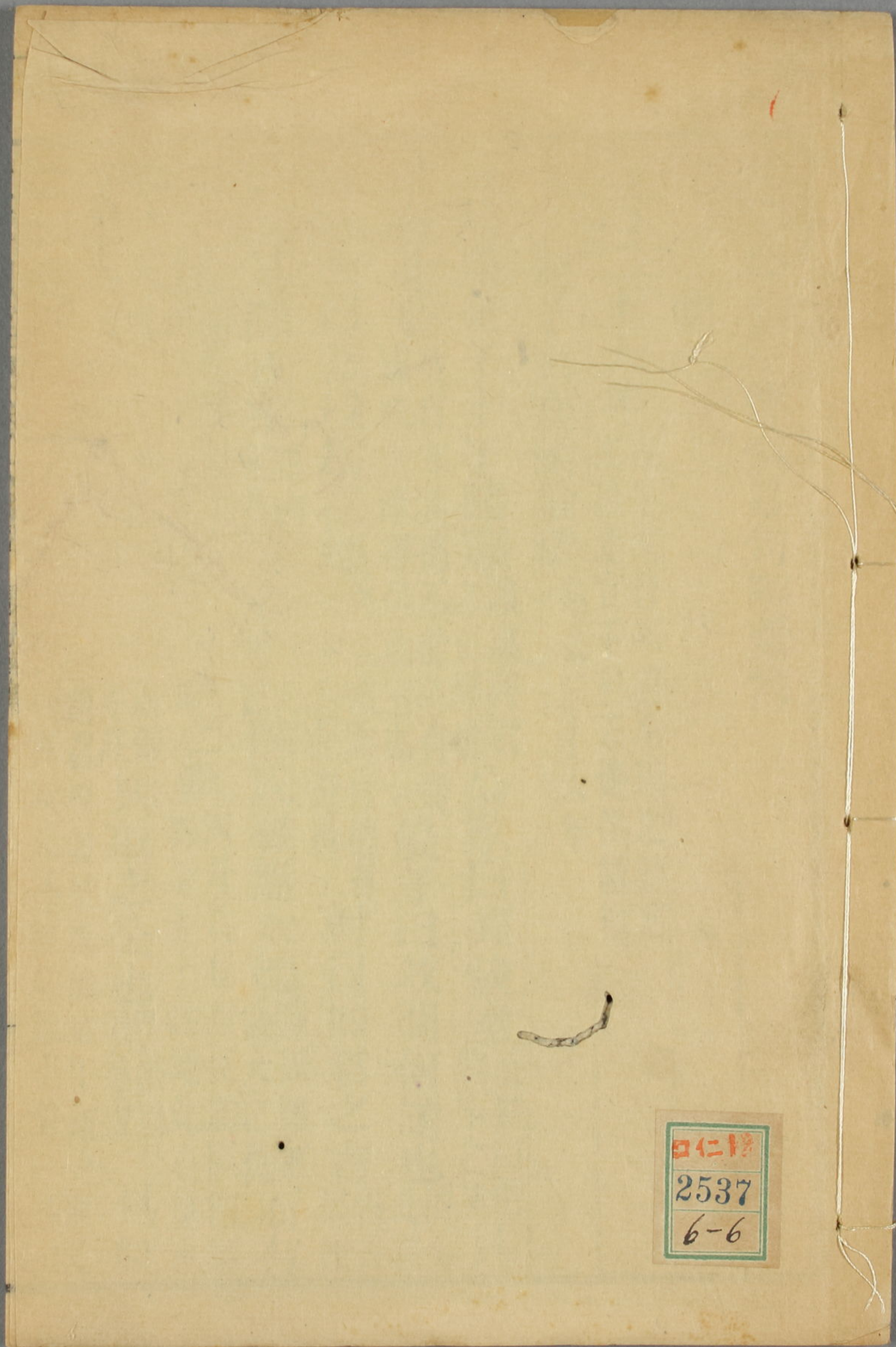




口仁
2537
6-6



門仁
號 2537
卷 6-6

批點春秋左傳綱目句解彙傳

昭公

乙酉二十六年

言不文行不遠左氏之書其文若此宜乎與天壤俱微也

晏子與齊侯論禮

昭公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路寢齊君之正寢也

公歎曰美哉室

公歎曰稱其宮室之美其

誰有此乎

公自知其德不能久有齊國故言誰得居此室也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此問公

果何意也

公曰吾以為在德

言我以為有德者當能有此室也

對曰如君之言

果如

公之

其陳氏乎

得齊國而有此室者必陳氏也

陳氏雖無大德

陳氏雖無盛德之大德而有

施于民

而能施惠于民○施去聲

豆區釜鍾之數

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此公量也

若陳氏私量五升為豆五豆為區

五區為釜鍾乃大矣

詳見三年註其取之公也薄

謂以公量取其施

之民也厚

謂以私量貸

公厚斂焉

齊君厚斂于民山林川澤之利無絲毫不貸○斂去聲

左傳句解卷六
厚施焉陳氏厚施于民豆區民歸之矣民心皆歸詩曰詩小雅

雖無德與女言雖無大德以及式歌且舞式用也要有喜悅陳

氏之施陳氏之厚民歌舞之矣民皆歌舞而後世若少惰後世

若少怠惰陳氏而不亡時不先亡則國其國也已則齊國必

所有公曰善哉言善其是可若何策以制之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已止也言陳氏之在禮以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之家所施恩

僭惟禮可以止之農不移稼工賈不變工治器用之役賈主買

不遷遷改其業農不移稼工賈不變遷之事凡所謂民之遷

也賈士不濫為士夫者不官不恒其執事○恒音明大夫

不收公利惠以收民心公曰善哉我不能矣我言雖善而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吾今乃知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

也久矣言禮之可以治與天地並禮制行之矣君令臣共其今

臣供其職○父慈子孝父愛其子兄愛弟敬兄友其弟夫和妻

柔夫主和姑慈婦聽姑主慈婦聽婦主聽禮也凡此數者皆君令而不

違君出令而臣其而不貳臣奉命而父慈而教父慈愛而子孝

而箴切○箴父而箴諫必兄愛而友兄愛而友友其弟弟敬而順弟敬而夫

和而義合夫和義而得妻柔而正妻柔而正貞正之節姑慈而從姑尚慈而

婦聽而婉婦敬聽而禮之善物也凡此皆禮公曰善哉寡人今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稱善而言吾今乃知此對曰先生所稟於

天地以為其民也言先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而制禮以節民

聲是以先王上之禮之大如此所

孫月峯云景公三善晏子之言而不能用其

厚斂薄施猶故所以釀成後世篡弑之禍

晏嬰諫穰昭公二十六年

左傳句解卷六

齊有彗星彗星有光芒如掃帚也齊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

除之○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如羊反○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諂明○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之若○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無穢德○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之何損○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公說其言○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丙戌二十七年○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范鞅難於納魯○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會于扈○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相好皆以固請之○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子梁○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之罪而君伐之○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傳○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之也○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徒皆釋甲執冰以游○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上而自同於季氏○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氏也○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得其民○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年之用○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有齊楚之援○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有天之贊○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有天之贊○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有天之贊○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有天之贊○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有天之贊○禳晏子曰無益也言雖禳除祇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

啟叔孫
啟季氏
為天道
然未必

獻子人
貪處

觀謂二
子便見

民之助其民心有堅守之心其心主於固守有列國之權其權

諸而弗敢宣也臣節而不敢用事君如在國謂每歲納馬與故

鞅以為難故我納事二子皆圖國者也此亦我請從二子以圍魯請

欲納魯君公於魯鞅之願也此亦我請從二子以圍魯請

從魯人無成功不克納死之徒還以恐二子懼二人間

以兵圍魯皆辭之不納公乃辭小國在會者各使之歸而以難復

言意異皆辭之不納公乃辭小國在會者各使之歸而以難復

以難納昭公而復命昭公二十七年

孫月峯云季氏逐君之罪固不容逃

然鞅亦晉之賊也所以阻齊納公

沈尹戊勸誅費無極昭公二十七年

楚卻宛之難今年令尹子國言未已言尚未止進胙者莫不謗

令尹國中祭祀有胙肉者皆沈尹戊言於子常之父為楚右司

馬以御宛之

冤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左尹卻宛也中廐尹莫知其罪

罪之由而子殺之遽然殺之以興謗讀之以起楚國人至於今不

已自夏至今戊也惑之我切為仁者殺人以掩謗使殺人之人假

以掩息猶弗為也尚且不肖為此事今吾子殺人以興謗殺人以

起國人而弟圖而不早為不亦異乎者之所為乎夫無極楚之

讒人也夫費無極者乃楚民莫不知楚國之民莫不去朝吳在

五年始其有寵故出蔡侯朱在二十二年無極取貨於蔡悼侯

害之去上聲喪大子建在二十年譖太子以方城殺連尹奢即伍奢

喪大子建在二十年譖太子以方城殺連尹奢即伍奢

耳目屏塞也塞平王之目使不明不然苟不平王之溫惠恭儉

敬節儉本有此四德有過成莊其德有過於無不及焉無有不

王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邇無極也徒以其信近今又殺

王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邇無極也徒以其信近今又殺

王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邇無極也徒以其信近今又殺

王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邇無極也徒以其信近今又殺

王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邇無極也徒以其信近今又殺

王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邇無極也徒以其信近今又殺

王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邇無極也徒以其信近今又殺

王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邇無極也徒以其信近今又殺

王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邇無極也徒以其信近今又殺

無極生
平罪安
本此

讒人直
可殺但
滅族則
已甚矣

左傳句解

卷六

四

三不辜今又殺三無罪之人以興大謗以起國人幾及子矣國人

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且鄢將師為右領以滅三族將安用此謗人

之良也國之善良也而不愆位無過失吳新有君吳光新立而

疆場日駭楚國之疆境日有侵楚國若有大事楚國若有軍

其危哉眾情不附恐生他變國人必知者除讒以自安也有智

除讒以自安其今子愛讒以自危也今汝近信讒

也此不可曉子常曰是瓦之罪稱名而引敢不良圖敢不義

常殺費無極鄢將師而用沈尹戌之言盡滅其族并誅二以說於

國以解說於國人言害三族者謗言乃止國人乃止

孫月峯云愛讒以自危其辭嚴其

慮遠而子常聞之乃殺無極也

丁亥二十八年吳王闔廬元年是歲鄭定

魏舒舉賢昭公二十八年

魏獻子為政獻子名舒魏絳之子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祁一

平陵三梗陽四塗水五馬首六孟七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一平陽

辛祁大司馬烏平陵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賈辛司馬

舉以宰邑賞謂知徐吾塗水大夫趙朝平陽韓固大夫魏戌

大餘子之不失職以四子為餘子而不失其常職能守其業者

也能保守其祖其四人者司馬彌牟為鄢大夫孟丙為孟大夫

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先受縣而後見者言采眾以賢舉也四

人皆有賢魏子謂成鯨而舉不以私也見音現以賢舉也四

才故舉之魏子謂成鯨而舉不以私也見音現以賢舉也四

陽與人其以我為黨乎人得不以我對曰何也成鯨答云戌之

左傳句解卷六昭公魏舒舉賢

五

爲人也遠不忘君迹疏遠而近不偏同親近有寵不逼迫居利

思義其處財利則思在約思純其處窮約則思有守心而無淫

行無邪行雖與之縣雖以一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皆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之往也以見

國十有五人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鄘霍魯衛毛聃齔雍曹

皆舉其親夫舉無他唯善所在惟有不強說皆舉親也

或親或疎詩曰唯此文王王肅注皆作文王帝度其

心帝上帝也言天帝實揆度文王之莫其德音莫安宿貌言德

安然其德克明其德如日月賢克明克類能使物物得克長克

君能有爲人師長之德能有爲人王此大國故爲人君而王此

克順克比能爲國人所順從又能比於文王天下之人長短

比方於文其德靡悔既受帝帝之福施於孫子

施猶廣也言受天之福以施及後心能制義曰度此以下覆解

義是以德正應和曰莫其德正靜民皆應照臨

四方曰明不達故曰克明勤施無私曰類物各得所是謂之類

教誨不倦曰長教誨其民無有厭倦賞慶刑威曰君慶以作福

以作威而戮人慈和徧服曰順慈祥和睦而天下擇善而從之

此君人之道也經緯天地曰文成章故謂之文也九德不

曰比相從比之義也作事無悔所以動而故襲天祿故能受上子孫

愆凡此九者之德舉無愆過賴之孫施及後世而子主之舉也主稱魏子執政故近文德矣魏

戊等爲勤施無私其四人者擇所及其遠哉其福祿亦將

善而從可謂近於文王之德矣

三傳可證

李九我云舒之舉賢亦薦賢為國之盛心耳成鱗
舉文王一穀極言稱誦其美恐魏舒未易及此也
項仲展云成傳所對正以破其為黨之疑其云舉賢
舉親者有內不避親外不避怨之風以任其舉耳

魏舒命賈辛

昭公二十八年

賈辛將適其縣將往見於魏子始見魏子曰辛來呼其名進昔

叔向適鄭往鄭國也驪蔑惡驪蔑鄭然明欲觀叔向之賢德

故欲從使之收器者從使使人收徹而往觀之立於堂下從收

其立一言而善然明時發叔向將飲酒叔向時享畢聞之然

明日必驪明也叔向素聞其賢之下執其手以上執然明之

反下同曰昔賈大夫惡叔向言昔曰賈娶妻而美賈大夫娶

三年不言不笑妻嫌其醜同居御以如皐賈大夫為妻御射雉

獲之射雉鳥中而得之其妻始笑而言其妻善其有才能得雉

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言人立身處我不能射設使我女遂

不言不笑夫汝遂終身不言不笑也夫今子少不賜叔向謂然

不甚顯揚子若無言若無堂下吾幾失子矣我幾乎失汝言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人之不可無遂如故知叔向遂與然今汝有力於

王室魏子語賈辛云我吾是以舉女吾所以舉汝為縣大夫行

乎爾其敬之哉敬謹母墮乃力毋墮汝前日之功仲尼聞魏子

之舉也孔子聞魏獻以為義謂其合曰近不失親內舉其子遠

不失舉謂舉人也可謂義矣可謂合又聞其命賈辛也又聞命

賈以為忠謂其忠於王室故詩曰詩大雅永言配命王者長言

自求多福是自求眾忠也言人能忠必魏子之舉也義其

合義其命也忠其命賈其長有後於晉國乎福及子孫故

左傳句解卷六昭公孔子論鼎

孔子論刑鼎 昭公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趙鞅趙武之孫荀寅中行荀吳之子也汝濱晉所取陸渾地二子帥兵始

築城

遂賦晉國一鼓鐵

治石為鐵用橐扇鞀謂之鼓此蓋以鑄

刑鼎刑書其鐵鑄

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宣子范匄也魯作刑書今荀寅謂其可以長為

國法故取而

仲尼曰

孔子議論其事

晉其亡乎

言晉國有取亡之道

失其度矣

為國之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晉之為國當守始封之君唐叔虞所受於周之

法以經緯其民

用之於民猶布帛之有經緯

卿大夫以序守之

其法度守民

是以能尊其貴

故賤而為民者能尊其貴而受其威刑也

貴是以能守其業

民宜人能守其業而保其序位也

貴賤不愆

貴者執其權柄賤者畏其威刑貴賤相安舉無愆生

也

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

音文公作執秩主爵之官為被廬之法

蒐於被廬而修唐叔之法事在僖公二十七年

以為盟主

以主中國諸侯之盟

今棄是法也

宗之

而為刑鼎

而著刑書於鼎

民在鼎矣

民知罪之輕重爭端在於鼎矣

何以尊貴

徵書豈復畏貴者之威則

貴何業之守

民不奉上則貴者何以守其祿位

貴賤無序

貴賤乖爭無復

何以為國

何所恃以為國

且夫宣子之刑

況夫范宣子所作之刑書

夷之蒐也

夷之法也事

晉國之亂制也

是時一蒐夷之後而三易中軍之制以致賈季箕鄭之徒作亂故曰

制若之何以為法

制如之何可以蒐夷之定制

蔡史墨曰

蔡史墨為晉太史

中行氏其亡乎

言二國其有危亡之繫乎

其及趙氏

禍必及於趙氏

若德

可以免

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傳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傳

陳眉公云子產鑄刑書尚貽國人之謗況晉以鐵鑄刑鼎乎此又蔑先君成憲而淫刑以逞也仲尼于此改譏云

己丑三十年

子太叔對景伯 昭公三十年

晉頃公卒

子午立是為定公

鄭游吉弔

鄭使子太叔弔於晉

且送葬

兼送頃公之葬魏獻

左傳句解

卷六昭公

子太叔對

子使士景伯詰之魏舒使上彌曰悼公之喪襄公十五年子西

弔鄭公孫子矯送葬公孫蔓來送葬今吾子無貳貳副也謂子

也弔出何故廢此禮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太叔答言諸侯所禮

也禮也禮者小事太字小之謂小國服事大國大

也謂事太在其其時命所謂事大國者在隨時其字小在恤其所

無字小國者當不以敝邑居大國之間以鄭之小國而共其職

貢貢賦其歲時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及其不可虞度之事豈忘其

命言不敢忘其命以所備先王之制古先聖王諸侯之喪凡諸

喪士弔遣士往大夫送葬使大夫行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嘉

謂嘉禮聘享謂賓禮三軍於是乎使卿唯此數事晉之喪事

晉有敝邑之間適遇鄭國無事之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執索

有所不獲數矣雖使士弔大夫送葬亦有大國之惠大國謂晉

恤小亦慶其加君自會葬是於先王之禮數者矣大國之惠

先王之禮為有明底其情所以善其有加而不討其乏及數是於

備而已故但取其以為禮也以知鄭國致其情實也底音旨取

周靈我先君簡公在楚是時鄭簡公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故使

往會敝邑之少卿也君既在楚上卿居守故王吏不討時天子

不討恤所無也知鄭所無今大夫曰今汝晉大女盍從舊汝來

何可不舊有豐有省前所云有隆有殺不知所從將何所從

其豐若從則寡君幼弱則我鄭君方是以不共所以不得從其

省若從則吉在此矣則我已在此唯大夫圖之夫圖度之晉

左傳句解卷六昭公子西陳楚

之惠鄭見大國

先王之制以下見晉之

當守見晉之

而不可其之

援靈王亦不討

其之

人不能詰傳言太叔之敏

子西諫楚子昭公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二十七年闔廬弒吳王使鍾吾人執燭庸

鍾吾小國也公子燭庸奔鍾吾至是闔廬命二國人執二公子二公子奔楚二子同時出奔楚國楚子大

封而定其徙楚昭王大封二子與之子西諫曰諫昭王吳光新

得國言闔廬初而親其民其下民視民如子愛民如子辛苦同之

與民同其將用之也凡若是者結民之若好吳邊疆若楚以和

疆使柔服焉使吳自服焉猶懼其至猶恐吳人恃吾又彊其讐

讐謂二公子乃王僚母弟闔廬以重怒之怒以增重吳子之無乃

不可乎言其決吳周之胄裔也夫吳之為國泰伯仲雍皆太

棄在海濱泰伯仲雍奔荆蠻以孫不與姬通諸侯相交接今而

始大今吳國比於諸華而自比於光又甚文闔廬甚將自同於

先王於諸華今闔廬將自同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或者欲將

使之為使翦喪吳國喪滅其國也○喪去聲而封大異姓乎以

異姓諸侯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不然則是將其終不遠矣

然觀吳之行事可我盍姑億吾鬼神姑且也億安也我何不而

寧吾族姓而寧謐安我以待其歸以待吳人善將焉用自播揚

焉將安用自播揚害吾王弗聽西之諫吳子怒闔廬問於伍員

曰召子胥初而言伐楚而汝也初二十年汝奔余知其可也

彼時我固知而恐其使余往也其使余往伐楚之事也又惡人

言之可用也人謂王僚又惡伐楚之功今余將自有之矣我

之有余之功也為王僚所有○惡去聲

將自伐楚而伐楚何如伐楚之計對曰子胥楚執政眾而乖言

自有其功矣何以施為對曰答云楚執政眾而乖楚

之執政眾多而意莫適任患國家有患無有以身親任若為三

師以肄焉肄猶勞也若分為三軍以志反一師至初一軍往伐楚彼必皆

出彼楚人必皆彼出則歸楚兵既出則彼歸則出楚兵又出一軍

以誘楚必道敝楚兵屢出必疲亟肆以罷之亟數也我數勞肆

之罷音多方以誤之方聲東擊西多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楚兵既

合三軍同必大克之必能大闔廬從之從子胥楚於是乎始病

楚始為吳所病也為定公四年吳入郢傳

庚寅三十一年晉定公荀躒唁公於乾侯昭公三十一年

晉侯將以師納公晉定公新立將用范獻子曰范獻子即若召季

孫而不來言今若召季平則信不臣矣臣則信其為不然後伐之

若何伐之然後晉人召季孫從范獻獻子使私焉使人私曰子

必來子謂季孫必我受其無咎我為汝保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於適厯平子乃與荀躒會於適厯之其必無咎荀躒曰寡君使

躒謂君子何故出君言晉君使我問汝有君不事有君而不周

有常刑周室有經子其圖之汝可自季孫練冠麻衣跣行季孫

徒跣而行以憂戚自責伏而對曰伏而事君言服事臣之所不

得也言我願事君而君不敢逃刑命刑豈敢逃避君若以臣為有

罪君皆指昭公也言請囚於費請自囚以待君之察也以待我

罪之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若魯君以季氏不絕季氏

立子弟以為之祀而賜之死而賜平若弗殺弗亡若弗殺弗亡君之

惠也此則我君死且不朽身雖死而若得從君而歸若得從我

季孫處
晉殺之
故其詞
哀切

字便見
范獻子
之為人

觀季孫從知伯如乾侯雖奸雄之徒亦不悔於厥心公奈何不從之言對荀躒而指河以自誓平公於此無還祖盟之意

於眾臣亦已有以自取

書名是作傳本意

則固臣之願也。則固臣之願也。所願望也。敢有異心。豈敢復有他志。蓋季孫深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平子從智伯往乾侯。迎公。知音智。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家

羈勒昭公。一慙之不忍。若不忍此。而終身慙乎。則濱死於外。而

公曰。諾。昭公將。眾曰。在一言矣。君則在君之眾。皆云。晉既憂。君必逐

之。君若一言使晉。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唁。弔昭公之失。且曰。晉必逐

命。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晉君使我奉魯君之罪。意如不

敢逃死。季孫不敢。君其入也。公可從。季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

答言晉君肯加惠顧念魯。施及亡人。國之施。廣其惠。以及我。失將使

先君之和好。好去聲。施及亡人。國之施。廣其惠。以及我。失將使

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冀。掃也。將使歸國。冀。掃。則不能見夫人。人

謂季氏則我復何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此指河水。以自誓。言

相見者如此。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曰。寡君其罪之恐。言我

寡君。我請以公言。退而謂季孫。荀躒退而。君怒未怠。言汝君之

哀子姑歸祭。汝自歸魯。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其從者

獨乘一車入於季。孫之軍。乘去聲。季孫必與君歸。季孫見君單歸。勢難

之。昭公欲從。眾從者脅公。得復入。故脅制昭公。不得歸。單車而

歸見君。之弱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 昭公三十一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竊濫邑。賤而書名。黑肱非命卿

其重地故也。特書其名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言名

謹如此黑。夫有所有名。有所謂書其地。而不如其已。已止也。言

不若止而無。以地叛。凡竊邑。雖賤。命卿。必書地以名其人。以某

名之為愈也。左傳句解 卷六 昭公 荀躒 昭公

衛齊豹
知庶其
莒牟夷
三子可
見春秋
誅心之
公誅

地與某名而著終為不義遂終身為弗可滅已傳之萬世是故
其竊地之罪也君子動則思禮是故君子之處世行則思義合於義則以不為利
同於先正其心不為利欲陷不為義疾見義不為身之病或求名而
不得或本欲求名而或欲蓋而名章春秋特著其名而懲不義也
所以懲戒不義齊豹為衛司寇昔齊豹為衛守嗣大夫嗣以先人
之誅其心也殺衛侯之兄孟縶欲其書為盜司寇卿也而春秋
夫作而不義求不畏強禦之名
而不得者也邾庶其襄公二十一年莒牟夷五年以防邾黑肱
事在二十年邾庶其以漆聞邱來奔
在本以土地出邾人竊求食而已食計焉不求其名於求名
也賤而必書三人非卿而春秋書其此二物者總上書盜書所
以懲肆而去貪也名齊豹書盜所以懲肆三叛書若艱難其身設
有難之事以險危大人位之危險在而有名章徹而春秋書之使
下攻難之士將奔走之則樂于作難者趨趨赴若竊邑叛君設
有人竊據土以微大利以僥倖而謀大難去聲而無名而春秋不貪冒
之民將真力焉將盡力而為之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以沮攻
三叛人名以警貪以懲不義所以警戒數惡無禮惡逆無禮之
忘其善志也此記事故曰春秋之稱稱權行也言春秋書名而微
而顯義則微而婉而辯辭雖婉而
使褒貶勸戒善人勸焉善人得褒而淫人懼焉淫人畏貶而
之法昭然善人勸焉知所勸勉淫人懼焉知所戒懼
以君子貴之是以春秋之法

春秋之
書然

公羊傳云邾婁人常破兵於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鑑則文
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
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
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此推而通之也

周敬王請晉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

左傳句解

卷六

昭公

三

以城成
周專望
待晉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周敬王使二大夫如晉。請城成周。王畏子朝之黨徙都成周以其

城狹小請天子曰。致敬王命曰。天降禍於周。言上天降禍於我周。俾我兄弟

也俾使也。兄弟謂子朝。竝有亂心。竝有禍亂之心。以為伯父憂。伯父謂晉君言我

一二親昵甥舅。凡我一二同姓之甥舅。不呈啟處。與兵勤王不得安居。於今十

年。謂二十二年二師勤成五年。諸侯之戍至今凡五年。謂二十八八年晉籍秦政

無日忘之。余一人天子自稱無。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閔閔憂

王之憂。王室之亂冀望安定如農夫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

肆展放也。晉復二文之業。公重耳之功業。恢復文侯仇與文。弛周室之憂。以解

之憂。微文武之福。王要文武二以固盟主。以堅固其主盟之權。宣昭令名

昭著於天下。則余一人有大願矣。得遂其大願矣。昔成王合諸

侯城成周。昔成王時周公合諸侯營洛邑號曰成周。以為東都。以其在王室之崇文

德焉。王所以崇文。今我欲微福假靈於成王。人我欲微成王之福

修成周之城。增築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免諸侯之兵久諸侯用靈

各得安寧。螫賊遠屏。遠去。○螫音矛。晉之力也。是汝晉之有其

委諸伯父。其以此事委任晉國。使伯父實重圖之。為我而圖度之。俾我一

人無微怨於百姓。使天下百姓無怨。而伯父有榮施。顯之施於王室

先王庸之。庸功也。我周先王之靈。范獻子謂魏獻子。於魏紓曰

與其成周。言與其興諸侯。不如城之。不若合諸侯以城周。天子實云。況天

而築城。雖有後事。雖有變故。晉勿與知可也。晉國無憂。我晉國

預從王命以紓諸侯。上遵天子之命下寬諸侯。晉國無憂。亦無他

憂。是之不務。而又不焉從事。而又安。魏獻子曰善。善范鞅

使伯音對曰。伯音即韓不信。天子有命。言天子有欲。敢不奉承

城成周之命。敢不奉承。

敢不遵以奔告於諸侯。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或緩或急之。於是奉承受。以奔告於諸侯。諸侯之國。遲速衰序。等差次序。於是焉在。無所不成。士彌牟營成周。王彌牟即土景伯。令役於諸侯。號於諸侯。使各供其役。周矣。敬王即欲隆周之盛。至於天總無能為也已。

蔡墨論事

昭公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公薨於乾侯。昭公為季氏。趙簡子問於史墨曰。趙簡子

史墨。季氏出其君。言季平子逐。而民服焉。民人服。而不叛。諸侯與之。侯

與而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無有歸罪。對曰。物生有兩。謂左

有三辰。謂三有五。有陪貳。陪副也。謂王有。故天有三辰。日月

地有五行。水火木金土也。體有左右。手足也。各有如耦。謂左右陪貳以佐

王有公。天子有公。諸侯有卿。侯以卿為諸。皆有其貳也。自此以下。天

生季氏以貳魯侯。季氏得政是天。為日久矣。其得政久矣。民之

服焉。民之所與。不亦宜乎。其然乎。魯君世從其失。魯君世失。季

氏世修其勤。修其勤。勞民忘君矣。魯人知有季氏。雖死在外。君

被逐而。其誰矜之。誰有矜之者。社稷無常奉。奉社稷者。無常入。君臣

無常位。君無常為。君臣無常為。自古以然。從古如此。故詩曰。雅十月

之交。高岸為谷。時岸而為谷。深谷為陵。谷本深也。或變而為高。詩云。

易三后之姓。虞夏商三后也。於今為庶。今皆為庶。姓矣。此言主

所知也。知此趙簡子所。昔成季友。公子友為祖。祖之季也。魯桓公之

文姜之愛子也。文姜桓公之夫人。有大功於魯。友誅之而立僖

公。受費為上卿。僖公賜以汝陽之卿。至於文子武子。季友生文子

宿。武子世增其業。世世子孫。增不廢舊績。日之功。魯文公薨。十八

武而云。克繩其。孫未大。魯有季友於

史墨說天生季必然

季友於魯有大功子孫未克繩其武而云

年而東門遂殺適立庶公子遂居東門是為東門襄也魯君於

是乎失國宣公既篡立季文子逐莒太子政在季氏自是魯國

季於此君也昭公指四公矣民不知君魯今但知有季何以

得國豈有既出而是以為君君所以為慎器與名器與名號也二者君之

謹重之不可以假人此初假季氏權柄終致昭公失國之禍

林非齋曰史墨論君臣天人之際辨矣時晉

事與魯魯同簡子聞之益與代晉之心乎

定公五年名宋襄公昭公弟在位王辰周敬王元年陳惠公二十一年紀悼公九年宋景公八年

乙未四年昭侯十三年鄭獻公五年吳闔廬六年立杞悼公卒子僖公過立

祝鮀長衛於蔡定公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伐楚以劉文公盟晉人假王命以謀伐楚也

謀為蔡晉荀寅求貨於蔡侯荀寅荀吳之子欲弗得蔡侯言於

范獻子荀寅乃進曰國家方危言晉之國家諸侯方貳侯方將

貳將以襲敵將以淹襲不亦難乎求難以水潦方降春雨水潦疾

瘡方起寒燠不常中山不服中山即鮮虞棄盟取怨今楚同盟

棄盟無損於楚強弱之勢而失中山鮮虞之利乃辭蔡侯子從

荀寅之言晉人假羽旄於鄭析五色鳥羽為旄而以犂牛尾著

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析五色鳥羽為旄而以犂牛尾著

之因謂之羽旄晉人與之借與明日或施以會或者賤也繼

晉令賤人施其施而晉於是乎失諸侯晉人無禮諸侯皆將會

將為召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衛子行敬子曰會同難言諸侯會

陵之會衛子行敬子曰會同難言諸侯會

宜嘖有煩言嘖至也言至會同時設有煩莫之治也則莫之能

祝官非
有事不
出竟

以不
以年
一篇
意

周公相
子伯禽
以伯禽
封魯而
有分賜

也其使祝佗從惟祝鮀有才辨當使從公行公曰善靈公善乃

使子魚視鮀字也辭辭不曰臣展四體言臣展布以率舊職率

循其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煩刑書若又其二若

謂為祝也微大罪也且夫祝祝為官社稷之常隸也掌社

從行傳微大罪也其大罪也且夫祝祝不出竟大祝不出其國之

賤隸之職社稷不動若無遷國變祝不出竟竟大祝不出其國之

官之制也此乃設官君以軍行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祓而出

則先祓禱於社謂釁鼓然後殺牲取血以祝奉以從太祝奉社

之官社祓音弗釁鼓塗鼓聲謂之釁鼓祝奉以從太祝奉社

行於是乎出竟如此則祝始若嘉好之事若但朝會以行嘉君

子師從國君行則師從卿行旅從五百人為旅卿臣無事焉

則為祝者無公曰行也靈公因使祝佗及臯鼬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及衛

將先衛似聞令蔡先衛而歆信乎其果莫弘曰信若聞蔡

康叔之兄也蔡叔蔡之始祝周公之弟亦為蔡叔弟也先衛不亦可乎

以兄先弟子魚曰以先王觀之禮法觀之則尚德也則尚德

夫豈不可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成王繼武王選建明德

為上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成王繼武王選建明德

選擇有明德以藩屏周衛我周室故周公相王室以

尹天下以尹正於周為睦以盛德獨見分魯公魯公伯禽也賜

云分去以大輅大輅金輅賜同大旂交龍夏后氏之璜璜美

半璧封父之繁弱大弓名父音甫殷世六族六族謂條氏

曰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父音甫殷世六族六族謂條氏

徐氏蕭氏索氏使師其宗氏帥領其同宗之親輯其分族輯其

長勺氏尾勺氏使其族類人眾以法則周公皆取法于用即命於

族屬將其醜類其族類人眾以法則周公皆取法于用即命於

周即就也使六族就是使之職事于魯是以使之共以昭周公

之明德公之昭顯周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言既分封于魯為大國本五百里又加以

土田增厚祝宗卜史太祝宗人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禮及史官書策

之典使之依官司彝器彝器有司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成王踐奄命魯因而

撫其命以伯禽命世子伯禽就魯而封於少皞之虛封於曲阜

少皞之虛分康叔文王子肅以大路少帛少帛旂名周禮精莪

精莪大赤之旗也精莪赤草名莪旂旌赤也析羽為旌大呂鐘

應十一殷氏七族饑氏終葵氏七族皆殷民封吟土畧吟土畧吟塗所

月律殷氏七族饑氏終葵氏七族皆殷民封吟土畧吟土畧吟塗所

界也謂所封之白武父以南武父衛之北及圃田之北竟鄭藪

畛土地之界也有閭之土有閭古諸侯也衛以其王職取其土

之南界也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商之祖地東以會王之東蒐其

所入王東巡狩蒐聘季授土聘季周公弟為周司空使授陶叔

田則以助祭泰山聘季授土康叔以土地聘乃甘反陶叔

授民陶叔為周司徒使命以康誥成王封康叔于衛周公恐而

封於殷虛乃殷故地皆啟以殷政皆總魯衛而言也居殷故疆

以周索索法也疆理上分唐叔武王子晉以大輅密須之鼓密

國所闕鞶名姑洗鐘名應三月律懷姓九宗唐之餘民一職官

五政職主官事者有五長益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時

領之所以命以康誥命唐叔亦云康誥未詳其義或云而封於

夏虛今太原晉陽是也啟以夏政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太原近

不與中國同故疆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皆武王之弟唐而有

令德善政故昭之以分物故賜之以分不然設使若文武成康

之伯猶多則四主之子居而不獲是分也而皆不得唯不侔年

左傳句解卷六 禮記長節

康叔有德故有分賜

也。三叔獲賜而諸侯不獲以管蔡啟商。武王封其弟管叔蔡叔。

此尚德之輕重而不尚年。管蔡啟商。武王封其弟管叔蔡叔。

三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二叔流言于國乃導武庚作亂。其間王室甚毒也。欲以毒害王。

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以成王之命誅管叔于商放蔡叔。

上蔡素達反。以車七乘。七乘言其少也。徒七十人。每車用徒卒十人與。

下蔡如字。其子蔡仲改行帥德。蔡仲能改其父之德。周公舉之。舉而以為己卿。

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蔡叔卒而見蔡仲。而命之以蔡。命蔡仲其命書。

云。周書蔡仲王曰。命以告之胡。蔡仲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無若汝父蔡叔之違棄。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康叔有明德如。

王命也。生曰父死曰考。如彼如尚德也則武王之母弟八人。武王同母之。

蔡不可先衛明矣。武王之母弟八人。武王同母之。周公為大宰。

家宰掌邦治。康叔為司寇。司寇掌邦禁。聃季為司空。司空掌邦土。五叔無

官。此五人外其餘五叔皆不得為官謂管叔。豈尚年哉。以此見其。

曹振鐸。文之昭也。文王之子周公之與。武之穆也。武王之子。

也。昭穆詳見。曹為伯甸。曹晉之叔父但以伯甸。非尚年也。此又。

信二十八八年。今將尚之。今將尚年商。是反先王也。則是反易先王。晉文

年也。公為踐土之盟。在信二。衛成公不在。時出奔。夷叔其母弟也。夷叔。

衛成公同母弟。猶先蔡。武與盟。其藏書云。其書藏在。王若曰。晉。

侯作王宮于踐土。晉重。文公重耳。魯申。公衛武叔。蔡甲午。莊鄭。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公。藏。在周府。其書藏在可覆視也。復。

取而觀之。吾子欲復文武之畧。今汝欲復行文。而不正其德。

而不正其意。將若之何。其可也。其弘說。悅視鮑之言。告劉子。以其。

劉文。與范獻子謀之。其謀其事。乃長衛侯於盟。以衛為長而先。

邱瓊山云。議論弘偉足以屈服晉人竟得使

衛長蔡亦其理勝也似未可以佞而輕訾之

衛長蔡亦其理勝也似未可以佞而輕訾之

衛長蔡亦其理勝也似未可以佞而輕訾之

衛長蔡亦其理勝也似未可以佞而輕訾之

定公四年

大叔九言

鄭子大叔卒。游吉未至于鄭而死。大音太。晉趙簡子為之臨。臨之。○為去聲。

臨去甚哀。言故哀甚。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年。夫子語我九言。指大

叔也。九言見下。曰無始亂。亂首無怙富。多財無恃寵。不恃

文。○語去聲。曰無敖禮。不敖慢。無驕能。不以才無復怒。重猶再也。○復

同。不違。無敖禮。于行禮無驕能。能驕人。無復怒。重猶再也。○復

反。又無謀非德。不德之事無犯非義。無犯為之。

闔辛勸弟從君。定公四年

吳入郢。入楚。以班處宮。處楚王宮室。楚子入於雲中。入于雲盜

以戈擊王。王寢而盜。王孫由于以背受之。由于時在王側。中肩

戈中由王奔郢。郢王遂奔走郢。郢公辛之弟將弒王。辛僭稱公

將弒昭王。昭王。曰平王殺吾父。昭十四年平王殺蔓成然。我殺其子。是殺平王

之不亦可乎。為父報仇。辛曰君討臣。言以君而誰敢讎之。以君

君命天也。其君者臣之所天故。若死天命。設使死。將誰讎之。可以

違強陵弱。遠平王之強。非勇也。不可乘人之約。而欲害之。非

仁也。謂不可滅宗廢祀。族廢其宗祀。非孝也。謂孝動無令名。而無

善非知也。謂智。必犯是。犯此數者。余將殺女。則我必先殺鬬辛

與其巢以王奔隨。鬬辛鬬巢以王出奔隨。國吳人從之。吳人追及隨。謂隨人曰

就隨人。周之子孫在漢川者。謂諸姬姓之國。楚實盡之。楚皆天

誘其衷。皇天誘其。致罰於楚。國使吳伐之。而君又竄之。君乃竄

之周室何罪。周室有何得罪于。君若顧報周室。若為周之諸侯

之施及寡人。吳亦姬姓之國。故云施。以獎天衷。執楚子以送於

吳子圖

吳子追及昭王于隨

隨人
致亂
後吳乃

之意君之惠也此乃汝隨隨人辭吳辭不肯以曰以隨之辟小
小國○辟音僻而密邇於楚而親近於楚實存之楚實存世
有盟誓隨與楚世世至於今未敗改舊日盟誓若難而棄之今若
楚有患難而遂以何以事君是我背棄盟言執事之患且吳執
棄之○難去聲何以事君非所以我事吳君執事之患且吳執
患不唯一人豈特楚王一若鳩楚竟汝若肯鳩聚楚竟之民敢
不聽命則當唯吳人乃退不求昭

申包胥乞秦師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申包胥楚大夫也與子胥為友其亡也昭公二十年謂申
包胥曰我必復楚國言我必能為父報仇以滅楚國申包胥曰勉之言汝勉子
能復之汝雖能報楚我必能興之我亦必能興起楚國及昭王在隨至是
奔申包胥如秦乞師師往秦乞師救楚曰吳為封豕長蛇言吳之為害貪
以薦食上國薦數也數侵食上國虐始於楚其行虐害寡君失

守社稷楚君播遷不越在草莽頑越在戶使下臣告急使我告
曰夷德無厭言夷狄之德貪害若鄰於君吳滅楚則疆場之患
也亦秦君疆逮吳之未定蓋及吳人之君其取分焉勸秦伐吳
楚地焉○若楚之遂亡遂就滅亡則土地乃若以君
靈撫之若假秦君威世以事君世世子孫事秦伯使辭焉秦哀
人辭謝之靈撫而有之寡人聞命矣言我已聞子子姑就館子且退將圖
而告我將圖謀其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言楚君顛下
臣何敢即安卑下之臣何敢自立依於庭牆而哭申包胥退立
哭日夜不絕聲夜以繼日勺飲不入口七日杯勺之飲不入其
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無衣篇秦國風詩也哀公感動為賦此詩
取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之義

為去九頓首而坐申包胥聽賦無衣三章每章三頓首而謝故九頓首而後坐秦師乃出哀

感其忠而有禮

故出兵以救楚按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差王于沂楚子入于郢在定公五年也

丁酉六年

公孫發諫追魯師定公六年

公侵鄭周僖廟作亂鄭人為之伐周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不假道於衛過衛

人假道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陽虎季氏家臣陽貨

氏季氏皆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道而徑由於國中也衛侯怒

靈公怒之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叔發也

時已輦而如公乘輦而往曰尤人而效之尤責也言既責魯人

禮而追非禮也尤魯既無禮效昭公之難季平子逼昭公君將以

文之舒鼎衛文公鑄鼎名之曰舒鼎成之昭兆衛成公得寶龜灼之其定之

輦鑑衛定公自輦帶以濫為飾今苟可以納之苟有可以擇用

一焉則以此三寶物擇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衛之公子與諸侯

苟憂之諸侯苟有憂將以為之質則將以其子為質而此羣臣

之所聞也此事乃衛國君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衛欲納昭公是

今乃欲以不假道之小德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大姻之子太姻文

音太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祖唯此二人敢相和睦而效小人

以棄之此言不假道入國門之事乃小人陽虎不亦誣乎誣罔

之甚天將多陽虎之罪陽虎本小人天以斃之而致之君姑待

之勸衛靈公且若何亦可乃止衛靈公乃止

劉開侯云魯不假道于衛而自南門入出自東門是無衛也

不有公叔之言則衛與魯為不睦矣所云天多陽虎之罪者

公叔文子如公而告公不必中

計陽虎之

惟老臣能知其謀故也

已亥八年是歲陳懷公卒子理公越立

鮑國諫用陽虎定公九年

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於用而取惡奔齊魯伐陽關陽虎犯請

師以伐魯請齊景公曰三加言齊若三次必取之則可得齊侯

將許之從其請鮑文子諫曰文子鮑國也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也鮑國嘗為其臣魯未可取也言魯國上下猶和

時成公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魯之君臣眾庶猶睦猶相輯睦能事大國善事晉國而無天菑降天不

猶相和順若之何取之如之何可以陽虎欲勤齊師也陽虎陽虎之意

蓄害○若之何取之取其國也大臣必多死亡齊之大臣必多死于役者已於是

乎奮其詐謀陽虎當此之時始奮夫陽虎有寵於季氏季氏初

費邑宰而將殺季孫將召季子而殺之以不利魯國以為魯國之害而求

容焉得罪於魯而親富不親仁陽虎不親仁人君焉用之吾君

此等人也君富於季氏吾君之財貨比而大於魯國言君之上地比

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此固陽虎所欲傾覆而魯免其族陽虎出

得免其疾患而君又收之吾君又無乃害乎無乃移其害魯齊侯執

陽虎悟鮑文子之言將東之將東歸適趙氏歸適仲尼曰趙氏

其世有亂乎孔子以趙簡子受陽虎為亂

辛丑十年蔡惠公鄭

孔子用夾丘定公十年

公會齊侯于祝其齊魯積年交兵至是講和定實夾谷經書會

故傳釋云祝孔丘相時孔子為魯司寇以犁彌言於齊侯前年

其即夾谷也相會儀相去聲

三傳句解卷六定公孔子用夾

三

夷儀讓登者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言孔丘雖禮有餘而勇却不足若使萊人以

兵劫魯侯萊人齊所滅萊夷人也若必得志焉則齊必得志于魯也齊侯

從之齊景公孔丘以公退孔子奉定曰士兵之命士官以兩君

合好齊魯兩君今相合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而遠夷俘囚之餘敢用兵以亂

其好講和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此非齊君所以命諸侯會好本意裔不謀夏

萊地僻遠不夷不亂華萊是夷狄不俘不于盟俘囚之餘不當于犯盟誓兵

不偪好當偪近相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於德為愆義德

言之則於人為失禮則為失禮君必不然齊君本心必齊侯

聞之景公聞孔子遂辟之即命關去萊兵將盟定公既退二國

齊人加于載書曰齊人登載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魯

而有諸侯征伐之事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而魯人不以兵車三百

五百人也二萬二千有如此盟當如此訓孔丘使茲無還揖對孔子使大

以共命者而但令我供三百乘亦如之亦當受此盟禍也蓋齊

田乃足當齊侯將享公齊侯將以享孔丘謂梁丘據曰梁丘據

公之齊魯之故言二國吾子何不聞焉汝豈不素事既成矣盟

畢而又享之又設是勤執事也是徒勤勞汝且犧象不出門犧

酒器也犧尊象尊此等禮器嘉樂不野合嘉樂鐘磬也嘉美之

享禮當行於朝廟不合於原野饗而既具設使享是棄禮也是以宗廟之若其

不具若設享而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

音鄙稗皮賣反用秕稗若禮不備君辱國則是恥辱兩棄禮名惡

若禮成而棄其舊子盍圖之不謀之夫享禮大凡享所以昭德也

典則是取惡名也

三傳卷之六 定公 孔子用夾

所以昭明不昭君辱名惡不如其已也不若止而勿享乃不果享孔子
其有德也以正禮拒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鄆也
懷詐故以正禮拒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也
而齊不果以正禮拒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也
之田為齊所使者至是歸魯陽虎昔年以此奔齊經未有言
來歸魯者齊西言取謹聞言取鄆謹龜陰不言取而言來歸以
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
谷之會也鄆音運謹音歡
詐故以禮拒之而謀阻

乙巳十四年

於越敗吳於檣李 定公十四年

越子勾踐死吳之法

吳伐越五年吳伐楚時越兵入吳至是越子句踐禦之
禦吳兵陳于檣李間陳音陣檣音醉句踐患吳之整也
吳師整嚴不可使死士再禽焉使敢死之士往亂其不動吳師
犯勾踐患之使罪人二行屬劔於頸負劔以注於頸行音枕屬音祝
使罪人二行屬劔於頸負劔以注於頸

闔廬傷足而死夫差誓不共戴

辭曰辭云一君有治言吳越臣奸旗鼓我等奸犯旗鼓不敏
干君之行前以其不才在不敢逃刑刑戮也敢歸死敢自歸
遂自剄也言畢皆以劔自剄師屬之目吳兵怪其所為越子因
而伐之進兵伐之大敗之吳兵大敗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闔
廬傷將指吳子足大指為戈取其一履闔廬足傷失還吳兵卒
於廕闔廬卒于廕夫差使人立於庭庭前夫音扶下同苟
出入夫差每必謂已曰夫差使立庭之人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而汝也言汝忘則對曰唯夫差必應其人不敢忘言不敢忘
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公元
孫月峯云夫差初志期報父仇及其獲越許之行成卒
為所滅蓋由恥稍雪而志已驕甬東之禍從此兆矣

丙午十五年

吳夫差元年

子貢視執玉 定公十五年

邾隱公來朝邾君名益子貢觀焉子貢姓端木名邾子執玉高

朝必執玉為贊其容仰唯高公受玉卑魯定公受贊其容俯唯卑

故子貢曰以禮觀之以朝會之禮二君者皆有死亡焉二君皆

亡之夫禮夫禮在人死生存亡之體也死生存亡皆係于禮將左右

周旋周旋之際進退俯仰此皆以威儀言之於是乎觀之皆取

禮朝祀喪戎凡此皆以禮儀言之於是乎觀之皆觀其

正月相朝歲首二而皆不度而皆不合心已亡矣心之精爽已

則身從嘉事不體朝禮嘉事也而不得其體何以能久無久存

之而亡嘉事不體朝禮嘉事也而不得其體何以能久無久存

理高仰驕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卑俯替也公受玉卑其容俯

驕近亂驕則近替近疾替則近君為主定公為主其先亡乎主先

主人必公薨其年王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孔子稱子貢不幸

聲是使賜多言者也是使子貢輕易多言者由此也子貢言語

以邾子益來皆如子貢之言

哀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而

丁未周敬王二年陳閔公八年杞僖公十二年宋景公二十

伍員諫平越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夫椒吳縣地西南太湖中報檣李也

足死至是夫差所謂三年乃報越也遂入越吳兵乘勝越子以

甲楯五千越勾踐以甲楯保于會稽會稽越山名以自保守使

大夫種因吳太宰嚭種越大夫名也嚭故楚臣奔吳為太

左傳句解卷六哀公伍員諫平

三

言少康
逃奔有虞
克續
禹績

言越能
為吳患

成求成吳子將許之。夫差將伍員曰不可。伍子胥諫臣聞之。

所樹德莫如滋。人之植德如植木焉。欲其滋長去疾莫如盡。然欲其淨盡。○去

聲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夏之衰也有窮后羿用寒浞為

同姓諸侯也。○過平聲澆五咍反。又音傲。鄰音尋。滅夏后相

斟復為澆所滅。○相去聲。后緡方娠。身孕也。○娠音震。懷

出自竇。自竇穴。歸於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腹生子

是為仍牧正。仍古諸侯國。少康既長。其毒害澆使椒求之。澆使其臣名椒者。逃奔有虞。去適有

虞之國有為之庖正。為有虞掌以除其害。賴此得免。虞思於是

妻之以二姚。虞君名思因以二女妻少。而邑諸綸。使居綸地。有

田一成。方十里。有眾一旅。為一旅。能布其德。少康能宣而兆其

謀。其謀猷以收夏眾。收拾夏之遺民。撫其官職。撫循夏之官職。使女艾謀澆。使

侯澆之問隙。使季杼誘獯。獯澆之弟。子戈國少康使已子

遂滅過戈。襄四年傳載少康滅澆。復禹之績。恢復夏禹舊日功績。祀夏配

天。祀夏祖宗。不失舊物。不失禹之天下。今吳不如過。今吳之為國不而

越大於少康。而越與我為仇。其或將豐之。或者欲與越求不亦

難平。他日豈不為勾踐能親而務施。勾踐能親愛其民而務施

不失人。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所加親愛。與我同壤。境土相接。而

世為仇讎。世世爭戰。為於是平克而弗取。今既勝之。將又存之

而欲安存之。違天而長寇讎。違棄天意而滋長。後雖悔之。悔雖

今日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不患姬之衰也。姬吳姓言周同。日

可俟也。而待也。介在蠻夷。吳之為國介而長寇讎。而滋長寇

左傳句解。卷六哀公。伍員諫平。以

左傳句解。卷六哀公。伍員諫平。以

是求伯。以此求為諸侯之長。伯與霸同。必不行矣。此理決不夫行弗聽。夫差不退而

告人曰。子胥退而私語于人。越十年生聚。言此日之後越以十年生民而聚財。而十年教訓。

民繁財富又以十年教訓而後用之。二十年之外。既富且教越益強。吳其為沼平。

謂吳之宮室廢壞當為汚池也。為二十二年越入吳張本。

孫月峯云吳有伍員越有范蠡兩臣均忠于謀國者但夫差與勾踐有聽與不聽之異耳然員不免于鴟夷而蠡得霸越

以扁舟五湖去豈不謂智哉。

逢滑議辭吳 哀公元年

吳之入楚也。先是闔廬破楚入郢在定公四年。使召陳懷公。吳召陳懷公朝國

人而問焉。登進國人而問所從。曰欲與楚者有。楚者立西令。欲與吳者

左。欲從吳者。陳人從田。陳人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無田從黨

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逢滑當公而進。陳大夫逢滑不左。曰臣聞

國之興也以福。以臣所聞有。其亡也以禍。有禍者。今吳未有福

今天未嘗賜吳以福。楚未有禍。天亦未嘗降楚以禍。楚未可棄。楚未可棄。吳未可從。

吳未必興。而晉盟主也。晉國乃諸侯之盟主。若以晉辭吳。若以陳當從晉

若何。行此可。公曰國勝君亡。懷公又言楚國為人。非禍而何。

楚之禍。對曰國之有是多矣。逢滑答言列國之君有。何必不復。

皆亡而不。小國猶復。小國尚有將。況大國乎。何况楚之大國。臣

聞國之興也。我聞國之興者。視民如傷。愛民如子惟恐其有驚動。是其福也。民歸

佑之此吾。其亡也。國之所以亡者。以民為土芥。殺戮其民如土芥然。是其禍也。民

則神怒此吾。楚雖無德。楚雖未有德。亦不艾殺其民。亦不以民為土

艾與。吳日敝於兵。今吳人日日疲弊于兵革。暴骨如莽。死者暴露其骨于原

暴音。而未見德焉。未嘗見吳之有德也。天其或者正訓楚也。或者天是教訓楚國使彼

懼而改過故禍之適吳吳之殘民如此其何日之有言不陳侯

從之從其言及夫差克越至是敗越乃侵陳因以兵修舊怨也

鍾伯敬云夫差不撫循其民日驅其民于鋒鏑之下說到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其能長有吳乎逢滑所言皆中吳之病也

子西不患吳哀公元年

吳師在陳吳師在陳未歸楚大夫皆懼恐吳兵伐楚曰闔廬惟能用其民

之先君闔廬善以敗我於柏舉以敗我楚於柏舉之地在定公四年今聞其嗣又

甚焉其子夫差又有甚焉將若之何將如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言楚

諸臣所當憂恤者無患吳矣不必以吳為患昔闔廬食不二味昔者闔廬

飲食不居不重席其所居處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崇壇器不彤鏤器

刻○彤音同宮室不觀為臺榭樓觀舟車不飾所乘舟車不飾衣

服財用所用之財擇不取費不取堅厚在國其人而天有菑癘

疾之菑親巡其孤寡幼鰥寡之人而其其乏困乏絕困苦者則

供在軍其出而熟食者分熟食分猶偏也或有而後敢食不敢其所

嘗者珍非有卒乘與焉皆得與焉勤恤其民勤勞憂而與

之勞逸其勞逸是以民不罷勞其勞也○罷音疲死知不曠

民知致死吾先大夫子常易之闔廬盡反其時與所以敗我也

此闔廬所以能今聞夫差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過再宿

夫差所居三宿有水曰榭澤障曰陂積水曰池言宿有如嬀嬪御

焉言其一宿如嬀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婦官之名一日之行一日

處所欲必成意之所欲玩好必從玩好之物珍異是聚珍奇異

子西不患吳哀公

長差反
祖父之

業觀樂是務是遊觀嬉樂視民如讐虐使其民而用之日新驅之
而方親夫先自敗也已若取禍敗而己安能敗我豈能敗我楚哉
徐清謂曰此篇論夫差不能修德而知其必敗厥後夫
差果敗于黃池國破身亡子西之言信若左券之不易

壬子六年齊孺子茶元年

子闕辭國哀公六年

吳伐陳修闕廬楚子將救陳昭王屯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吳與

不得卜退不吉卜退兵亦不得吉兆王曰然則死也言進退不可再敗楚

師前已敗于柏舉今再敗也不如死棄盟逃讐乘陳之盟好亦

不如死之為愈死一也其為死其死讐乎死于讐敵命公子

申為王申子西也昭王不可子西則命公子結結子期也亦昭

不可子期則命公子啟啟子闕也亦昭王兄命為楚王五辭而後許子闕五辭

之將戰吳將與王有疾昭王卒于城父死子城父之地子闕退公

身而退曰君王舍其子言吾君有子舍而不而讓羣臣羣臣謂

敢忘君乎敢忘吾君從君之命從君之命而順也恭順之立君

之子愛君之子而亦順也亦恭順二順不可失也言昔許君而

一舉而得恭順之道者立越女之子章而後還師越女昭王妾

是為惠王然後還師楚昭王不崇災越望哀公六年

茅鹿門云龜能先知故用龜為卜禮也楚子既卜

戰不吉則宜退師而歸奈何以助陳自殞其軀耶

是歲也此年昭王有雲如眾赤鳥有雲氣其狀即夾日以飛夾

陽左右三日如此者凡楚子使問諸周太史昭王使人適周問

以飛休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者人君之象妖氣守之故以為禍

告王身雲在楚也今惟楚王見之故禍

不禱不祭
此一事
昭王于
死生禍
福勘得
十分透
徹故孔
子以為
知道

不及若祭之也。祭禱除之祭可移於令尹司馬。可移其禍。王曰：除
他國之疾，欲除治腹心之病，而實諸股肱。股肱以喻令尹司馬，
腹心之疾，欲除治腹心之病，而實諸股肱。股肱以喻令尹司馬，
何益？無所不穀，不有大過，言我若無大罪惡，天其不降。遂不祭。
以死有罪，受罰。若我有罪，而受天折之罰，又焉移之？又豈得而移？遂不祭。
其災初，昭王有疾，初得卜曰：太史河為祟。神為禍。王弗祭。昭王
祭大夫請祭諸郊。請于郊外，設河。王曰：三代命祀，言三代先王
典祭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內而祭之。江漢睢漳，楚之界內有此四
望也。此楚所當禍福之至，所以能降禍。不是過也。祀之神而巳。
不穀雖不德，言我雖無德，河非所以獲罪也。無由得罪于河，遂
弗祭。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方道矣。言昭王議論如此，其不失
國也宜哉。能復其國也宜哉。

癸丑七年 齊悼公 惠王元年

子服景伯論伐邾 哀公七年

背棄仁
信二德
傾危必
不能保
孟孫
諸大夫
阿附季
氏

季康子欲伐邾。魯季孫則乃饗大夫以謀之。可。否。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信則不得大，所以保小，仁也。仁則能保。背大
國不信，與吳盟而伐小國，不仁。伐之非仁，民保於城，民恃城
保於德。城恃德，德恃安。失二德者，不信。危將焉保？其將安保？孟孫曰：孫
孟懿子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問。惡賢而逆之，言景伯賢人
之言而可違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之會，以合諸侯，執
王帛者萬國。以爲贅者凡有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存者尚
不滿數。唯大不字小。字愛小國不能小。不事大也。小國不事大國
十國耳。唯大不字小。字愛小國不能小。不事大也。小國不事大國
于此言諸侯相知必危。若知伐何故不言？我諸大夫自當言之
伐從古然也。知必危。邾必危。何故不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

大夫以答孟孫所魯德如邾。孟孫惡大夫阿附季氏故忿答而怪且見附季孫意邾以兵加于不樂而出。季孟議論不合乃罷秋以眾加之可乎。邾于理可乎。不樂而出。季孟議論不合乃罷秋伐邾。季氏必及范門。郭門猶聞鐘聲。猶擊鐘作樂。師遂入邾。其國而茅夷鴻自請救于吳。君命而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入之。言魯欺晉為馮恃其眾。其國之眾而背君之盟。背棄吳君辟吳弱鄙吳為遠。馮恃其眾。其國之眾而背君之盟。背棄吳君辟君之執事。辟。○辟音僻。以陵我小國。邾以陵虐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邾之滅亡。懼君威之不立。所以求救者以魯背盟而不討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吳之威合不能植立則小若夏盟於鄆。衍。鄆衍即鄆也。若魯以今秋而背之。其秋便背。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是吳之令不行于諸侯而吳子從之。伐我傳。附季氏而以事大事小與魯德如邾之言自是正論諸大夫強。

丁巳十一年 齊簡公元年

伍員諫遺越患 哀公十一年

吳將伐齊。將為魯。越子率其眾以朝焉。越王勾踐率其土皆有饋賂。自吳王以下至于羣。吳人皆喜。喜越王唯子胥懼。惟子胥以。曰是豢吳也。夫豢犧性將以殺之。諫曰王云越在我越之心腹之疾也。如人有病腹壤地同。相。而有欲於我。而併其地。夫其柔服。天其所以柔。求濟其欲也。不過求濟其所。不如早從事焉。如早擊越也。不得志於齊。縱使伐齊。猶獲石田也。譬如得無所用之。耕種。越不為沼。以不滅越。吳其泯矣。則吳必為使醫除疾。譬如使醫。而曰必遺類焉。乃曰不必除其病根。未之有也。自古及今。盤庚之誥曰。商書盤。其有顛越不其。顛越縱橫不左傳可解。卷六哀公 伍員諫遺

子胥見
吳之必
遭越禍
故以子
託鮑氏

肯奉承上命則剗殄無遺育。此等之人必剗剗殄絕之無俾易
○其音恭。無使雜生種類子孫。是商所以興也。言惡人是病
種于茲邑。此新邑也。○種上聲。故商今君易之。今吾君反易此道將以求大。將求霸諸不亦難
乎。豈不甚弗聽。吳王不使於齊。使于齊國屬其子於鮑氏。以其
託于齊為王孫氏。改姓為王孫氏。反役。使役王聞之。其事。使賜
之屬鏹以死。屬鏹。劍名。賜子胥使將死。臨死曰。樹吾墓。種。種
墓之上。已。可。材。也。以。為。材。之。時。吳。其。亡。乎。此。時。越。人。三。年。其。始
弱矣。此。去。三。年。盈。必。毀。之。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天。之。道。也。此。乃
必然之理也。為。十。一。年。越。伐。吳。張。本。

孫月峯云子胥屬子干齊蓋誓以死諫且不欲絕先人之
嗣也人謂屬鏹之賜乃其自招未知子胥一付忠腸耳

孔子拒攻太叔
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先是太叔疾取于

人誘其初妻之姊文子

宋子朝父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

怒故欲殺之○大音太

訪於仲尼故文子問焉仲尼曰胡簋之

事日胡商曰簋

則嘗學之矣言行禮之事甲兵之事甲兵征

未之聞也則已所退

已答命駕而行遽命駕車而行曰鳥則擇木言已

棲之人當如鳥擇可

木豈能擇鳥使棲哉以此喻文子也文子遽

止之文子即曰

圍豈敢度其私私哉○度音鐸訪衛國之難

也所以咨訪者為衛國

將止孔子將魯人以幣召之時季康以

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

兵賦之法魯舊以田與家財通出馬一匹牛三

賦使冉有訪於仲尼

時冉有為之宰故使問于孔子仲尼曰丘不識也賦以其重

左傳句解

卷六

哀公

賦無其重

故託言不三發。冉有三卒曰。其終子為國老。時孔子為大夫告老待子而識以拒之。次發問。卒曰。又云。子為國老。大夫告老待子而行。魯國政事待子。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奈何請問之。仲尼不對。終不答。而私於冉有曰。冉有云。君子之行也。言君子之度於禮。其合於禮。施取其厚。其施子也。事舉其中。必得其中。斂從其薄。其賦斂于民也。但從如是。果能則以丘亦足矣。丘即上馬一牛三其薄。斂去聲。如是。果能則以丘亦足矣。之賦言但用丘賦亦可以足用矣。若不度於禮。若不撓度先王而貪冒無厭。貪利此賦斂之常法。若不度於禮。之禮而妄行焉。而貪冒無厭。財利無有。則雖以田賦。雖別田財。將又不足。百姓不足。且子季孫汝之季。若欲行而法。其常法乎。則周公之典在。法具在。不必問我。若欲苟而行。行以快已志。又何訪焉。又何必訪。弗聽。不從。仲尼年用田賦傳。

公會吳于橐皋 哀公十二年

戊午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魯哀公會吳王夫差于橐皋之地。○橐音拓。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七年。公不欲。哀公不欲與盟。使子貢對曰。宰嚭盟所以固信也。凡為盟者。所以固結其誠信也。故心以制之。而制其義。玉帛以奉之。以贊明神。言以結之。以要言而明神。以要之。告諸明神。寡君以為苟有盟。前日于鄒之盟。弗可改也已。不可得而改也。若猶可改。若盟而猶日盟。何益。雖日尋盟。今吾子曰。命有曰。必尋盟。必尋盟。若可尋也。設使盟。可亦可寒也。則亦可寒。乃不尋盟。於是遂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吳在橐皋。亦使子羽曰。夫公孫揮。吳方無道。言吳王方以無。無乃辱吾君。無乃召吾君而辱之。不如止也。往也。先人且姚。故如是。子木曰。亦衛國無道。大凡無道之國。必棄疾於人。放棄伐人國。吳雖無道。雖曰夫。猶足以患衛。由是以為往也。往會長。

木之斃譬如長木之摧折無不標也則物無不遭其所擊者○標音飄國狗之瘼譬如

之發狂○無不噬也則人無不噬者而況大國乎而況吳之為患又

○衛侯會吳于郕郕地名即今之廣吳人藩衛侯之舍衛侯作

藩籬圍其館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言吳人之事既

畢矣其行事既終矣侯伯致禮侯伯為盟主當地主歸餼所會之地主

賓以相辭也各盡其禮相辭而退今吳不行禮於衛今吳為侯伯而不

藩其君舍以難之而藩蔽衛侯之館舍以困苦之子盍見太宰子謂子貢也言

宰嚭而乃請東錦以行十端為束子貢乃詰及衛故因及衛事

若本不為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言我吳王本欲得事衛君衛君之來也

緩而不即來言衛君之必謀於其眾必與羣或或否不欲其來或是

以來緩言衛君之必謀於其眾必與羣或或否不欲其來或是

欲來者子之讐也其不欲衛君來者最若執衛君今怒其緩是

墮黨而崇讐也汝則是墮毀汝之黨而尊崇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衛侯被執是墮汝汝之讐也○墮許規反且合諸侯而執衛君且吳會諸侯為誰敢不

懼諸侯皆墮黨崇讐而懼諸侯墮汝之黨與崇汝之仇或者難

為霸乎以此而求為太宰嚭說悅子貢之言乃舍衛侯舍釋也

出衛侯歸出公得放歸國

王戌十六年衛莊公元年

子貢譏誅孔子哀公十五年

夏四月巳丑杜預以歷考之孔丘卒至是孔子公誅之誅累也

其美行以示傷悼四月無巳丑日曰昊天不弔仁覆閔下故稱昊天不恤魯國不愆遺

之情○誅音壘

左傳句解卷六哀公 子貢譏誅

一老此一老也怒且也不且為魯國甫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使之屏蔽我

矣此一老也余在疚致我病然若嗚呼哀哉尼父歎息而傷悼之無

自律言汝既死無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子貢言哀公其夫

子之言曰言引夫子之禮失則昏失禮則是名失則微其名則是

失志為昏言引夫子之禮失所為微失其所也生不能用生當孔子之

舉死而誅之及其死也乃非禮也是為失禮稱一人天子自稱

不得非名也而愆過也君兩失之其後哀公果遜于越也魯

白公勝作亂哀公十六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昭公十九年費無極譖奔鄭初自城父奔

之亂鄭人殺之又與晉人謀襲鄭其子曰勝子建之在吳出奔

子西欲召之楚公子西欲葉公曰葉公楚葉縣尹沈吾聞勝也諸梁也

詐而亂詐而亂無乃害乎無乃為楚子西曰吾聞勝也詐而亂

信而勇誠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不利舍諸邊境故我欲置

之使衛藩焉使為楚國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親近于

義之謂勇率行也循行義吾聞勝也好復言我聞此人不顧道

而求死士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將欲復讐復言非信也義則言

其言非信之正也期死非勇也勝期必死不可謂勇而子必悔

之召勝後必悔之弗從不聽葉召之使處吳竟召勝使其居為

白公僭稱公也請伐鄭白公請子西伐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

復政合尚不然若非吾不忘也汝之讐也他日又請他日又許

之子西許未起師與兵晉人伐鄭適遇晉楚救之楚反以與之

盟楚又與勝怒白公怒子曰鄭人在此又與鄭盟是子西即鄭

西與鄭勝怒

西與鄭

公之明

勝之為

左傳句解

卷六

三

公子結也其子曰王孫何自厲也問自公何故曰勝以直聞言

父將以此劒殺汝父也子期與子平以告子西。子西言子

育長成也。楚國第我死。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則

也得死。言我必殺子西。乃非我。復成人。

葉公討白公勝 哀公十六年

遂作亂。白公果殺子西子期於朝。二子在朝而劫惠王。劫惠王以自固

子西以決掩面而死。羞見葉公故。葉公在蔡。先是蔡遷于州來。

馬方城之外皆曰方城楚山名其下可以入楚

吾聞之我之所以以勸葉公云可以入矣可以入楚子高曰

貪求心扁重公謹譬如物偏重必致離收葉其求無贗

管修楚賢大夫故齊公意欲須其斃然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出

管仲之後白公殺之而後入不附然後入計之白公欲以子闔

子聞不從之聞曰三系云云子聞不可爲王遂劫以兵

則欲殺之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若汝能安靖楚國之社稷匡正王室匡正王室

綱紀而後底焉以及干我啟之願也此固我之敢不聽從

命是聽若欲專利其身以傾王室以傾危楚不顧楚國不顧

社稷有死不能不死而日遂殺之遂殺之子聞葉公至至楚討賊及北門至楚

或遇之公子高曰君胡不胄胄兜鍪也謂葉公何不戴胄而進乎國人望君

汝之來如望慈父母焉望慈父母也盜賊之矢若傷君設有盜賊之矢

卷一 哀公問

傷害是絕民望也是斬絕斯民之望也若之何不胃如何可乃胃而進公

從其言乃又遇一人至前又遇曰君胡胃言汝何為國人望君

望汝來如望歲焉如農人之望穀豐稔也日月以幾來○幾音冀若見

君面公若得見是得艾也艾安也是楚國民知不死以脫于死來可

其亦夫有奮心討賊之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以徇告于楚國

人而又掩面以掩蔽其面以絕民望人之絕國不亦甚乎不亦過

乃免胃而進葉公從其言于是去胃遇箴尹固葉公遇箴尹帥

其屬將與白公將黨於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葉公言無子楚

不國矣楚不復有國矣定公四年棄德從賊今汝棄二子有楚

賊之其可保乎豈可以乃從葉公箴尹固感其言即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

公葉公使箴尹白公奔山而縊走入山中其徒微之微匿也其

白公之死焉問白公

死尸生拘石乞石乞白公之黨也而問白公之死焉問白公

所對曰余知其死所答言我知白而長者使余勿言也長者白公

囑我切莫言之曰不言將烹若不肯言乞曰此事克則為卿言白公勝

而得為卿不克則烹以罪而受烹固其所也此乃理之何害雖烹乃

烹石乞終不肯言

劉開侯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又云望君如望歲所以葉公一唱而國人相應也

丙寅二十年

句踐圍吳哀公二十年

越圍吳十二年越子伐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趙襄子有父簡

飲食敗之至是遂圍之趙孟降於喪食子之喪襄子比居喪

降殺楚隆曰襄子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親愛主又降之若今主

喪食無乃有故乎他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十三年吳于會先

喪食無乃有故乎他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十三年吳于會先

喪食無乃有故乎他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十三年吳于會先

喪食無乃有故乎他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十三年吳于會先

主與吳王有質彼于先主簡子與吳王有盟誓之質信云曰好惡同之言吳晉楚國禍福之事常

同其好惡也今越圍吳今越舉兵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子不廢舊業而敵之今我繼嗣簡

舊業欲敵非晉之所能及也吳晉相距甚遠非晉力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所我

越以救吳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言雖不能救吳但傳者爲吳故也

意可乎趙孟曰可言其隆曰請嘗之我請往乃往楚隆乃將先不可乎

造於越軍楚隆先適越兵之所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言吳人干犯離間上

聲聞君親討焉我晉聞越君親舉兵討治吳罪諸夏之人莫不欣喜中國諸侯

唯恐君志之不從唯恐越君志意之不遂請人視之我請入吳而許之人

許告于吳王曰楚隆致襄寡君之老無恤大夫稱老無使陪臣之

隆敢展謝其不共陳謝不共之罪其音供黃池之役昔日諸侯盟于

黃池君之先臣志父志父簡子名也謙言爲吳君之先臣得承齊盟蓋嘗得與諸侯

曰好惡同之如此今君在難今吳君有難無恤不敢憚勞言不敢

畏憚其勤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但晉國事力不能以及吳使陪臣敢展布之故

我來陳布此意王拜稽首吳王下拜曰寡人不佞自言不能事越服事

越以爲大夫憂夫憂吾被難拜命之辱拜謝襄子與之一簞珠

簞小筍也以一使問趙孟問遺也使楚隆曰句踐將生憂寡人言越王之意欲使我生

受其憂患句音勾寡人死之不得矣我雖欲爲之王曰溺

人必笑吳王自喻以所問不急由吾將有問也我將有史黯何

以得爲君子史黯晉太史蔡墨也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

其對曰黯也進不見惡答言黯之爲人進在退無謗言退無謗言室而無

誹謗之言王曰宜哉言如此宜其得爲君子也

立妾為夫人 哀公二十四年

公子荆之母嬖 荆哀公庶子其母得幸于公 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

禮 宗人禮官也釁夏其姓 對曰無之 答言先王之禮無此禮 公怒 哀公作怒 曰

女為宗司 言汝為宗人之官 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

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言此二公其昔年之時則皆娶薛國任姓之女 孝惠娶于商 此二

娶宋國子姓之女也 稱商者避定公諱也 自桓以下娶于齊 桓公莊公以下皆娶齊國姜姓之女此禮

也則有 若求此禮則固有之 若以妾為夫人 今若立妾以為夫人 則固無其禮也 宗

人所用自先世 以來固無此禮 公卒立之 哀公終立荆母以為夫人 而以荆為太子 而以公

國人始惡之 魯國之人由此惡哀公之所為

壬申二十六年 衛悼公元年是歲周元王崩子介立為定王越人納衛出公不克衛人立公之庶弟即悼公也

公去三桓 哀公二十七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 哀公患三家侈欲以諸侯去之

三桓亦患公之疾也 三家亦患哀公多妄不信故君臣多間 故君臣多間 多生間隙 公欲

以越伐魯 哀公欲求越兵以伐魯 而去三桓 假之以去三桓 因孫于邾 因孫于邾讓而

出奔邾國 乃遂如越 自邾過越欲求兵以逐三桓 國人施公孫

有山氏 有山氏即公孫有陞氏也施罪於有山氏者以公自其家出故也終子貢之言君不沒於魯

左傳句解彙雋卷六終

